

教育部新课标指定必读书
名师点拨扫除阅读障碍
附赠《四大名著拿分手册》

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学生学习版】

【清】曹雪芹 高鹗 著

东北师大附中名师 孙立权 主编

红楼梦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新课标指定必读书 名师点拨扫除阅读障碍

附赠《四大名著拿分手册》

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学生学习版】

东北师大附中名师孙立权主编

红楼梦

【清】曹雪芹 高鹗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红楼梦 / (清)曹雪芹, (清)高鹗著.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10 (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
ISBN 978-7-5463-4411-9

I. ①红… II. ①曹…②高…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7640号

红楼梦
HONGLOUMENG

原 著: (清)曹雪芹 高 鹗
丛书主编: 孙立权
责任编辑: 耿 宏 孟祥北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社科图书有限公司
电 话: 0431-86012753
印 刷: 长春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490千字
印 张: 24.25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3-4411-9
定 价: 198.00元 (全四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001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004
第 三 回	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	007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011
第 五 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014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018
第 七 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020
第 八 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023
第 九 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026
第 十 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028
第 十 一 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030
第 十 二 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033
第 十 三 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036
第 十 四 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038
第 十 五 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040
第 十 六 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043
第 十 七 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045
第 十 八 回	隔珠帘父女勉忠勤	搦湘管姊弟裁题咏	049
第 十 九 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052
第 二 十 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054
第 二 十 一 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057
第 二 十 二 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061
第 二 十 三 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063
第 二 十 四 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066
第 二 十 五 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069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073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075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079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083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086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089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091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095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097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100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103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106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110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114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117
第四十一回	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121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	124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127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129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132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135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138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141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144
第五十回	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148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154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157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159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163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166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168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171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175

第 五 十 九 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云轩里召将飞符	177
第 六 十 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180
第 六 十 一 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183
第 六 十 二 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186
第 六 十 三 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190
第 六 十 四 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195
第 六 十 五 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198
第 六 十 六 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201
第 六 十 七 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204
第 六 十 八 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207
第 六 十 九 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210
第 七 十 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212
第 七 十 一 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215
第 七 十 二 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218
第 七 十 三 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221
第 七 十 四 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224
第 七 十 五 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讖	228
第 七 十 六 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231
第 七 十 七 回	俏丫鬟抱屈天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235
第 七 十 八 回	老学士闲征婉媚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238
第 七 十 九 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243
第 八 十 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245
第 八 十 一 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248
第 八 十 二 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250
第 八 十 三 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阃薛宝钗吞声	254
第 八 十 四 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258
第 八 十 五 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260
第 八 十 六 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263
第 八 十 七 回	感深秋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266
第 八 十 八 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269
第 八 十 九 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271
第 九 十 回	失棉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274
第 九 十 一 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277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 · · · ·	280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 · · · ·	283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 · · · ·	286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癫	· · · · ·	290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 · · · ·	293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 · · · ·	295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 · · · ·	300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 · · · ·	303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 · · · ·	305
第一百零一回	大观园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 · · · ·	308
第一百零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襟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 · · · ·	310
第一百零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 · · · ·	313
第一百零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 · · · ·	316
第一百零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驸马使弹劾平安州	· · · · ·	319
第一百零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 · · · ·	321
第一百零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 · · · ·	324
第一百零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 · · · ·	327
第一百零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 · · · ·	329
第一百一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诤失人心	· · · · ·	333
第一百一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 · · · ·	335
第一百一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讎仇赵妾赴冥曹	· · · · ·	339
第一百一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妪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 · · · ·	341
第一百一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 · · · ·	344
第一百一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 · · · ·	347
第一百一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 · · · ·	349
第一百一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 · · · ·	353
第一百一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 · · · ·	356
第一百一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 · · · ·	359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 · · · ·	363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远古时代，女娲炼石补天，在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女娲补天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剩了一块没有使用，便丢弃在青埂峰下。谁知道这块石头被烧炼之后，已经通了灵性，因为眼见众石都能补天，唯独自己无才，不能入选，于是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一天，这石头正在哀伤时，忽然看见一位僧人同一位道士从远处走来。二人生得骨骼不凡，神态不同寻常，说说笑笑地来到了峰下，坐在石头旁高谈阔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的事，后来就说到了红尘世上的荣华富贵。这石头听了，不觉动了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荣华富贵，就口吐人言，对僧道二人说：“大师，弟子刚才听二位谈人世间的荣耀繁华，心里非常羡慕。如果二位仙师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进入红尘，在富贵场中、温柔乡里享受上几年，肯定万世不忘你们的大恩大德。”

二人笑道：“善哉！善哉！那尘世中确实有一些乐事，但不能持久，况且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个字紧紧相连，瞬息间又乐极生悲，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场梦，倒不如不去的好。”这石头凡心正是很强烈的时候，哪里听得进去，又再三地苦求。二人叹气说：“我们可以带你去享受一下，只是到了不如意时，千万别后悔。”石头说：“一定，一定。”僧人便口念咒语，写了张符，施展起幻术，将一块大石头登时变成了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并且缩小得像扇坠一样大小。僧人托在掌上，笑着说：“得再刻上几个字，使人一见就知道是世间奇物。然后把你带到昌明隆盛的国度、高官显贵的家族、花柳繁华的地方、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说着，就将这块宝石装在袖子里，同那个道人飘然而去。

后来，又不知过了多少代，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偶然看见一块大石头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字迹。空空道人从头一看，原来就是那块无才补天的石头，被那个僧人携入红尘世间，历尽悲欢离合、世态炎凉的一段故事。

空空道人见这部《石头记》毫不牵涉时世，就从头到尾地抄录下来，后来又改叫《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又题名叫《风月宝鉴》，后来因为曹雪芹在悼红轩中花了十年的工夫仔细阅读，经过五次增删修改，编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名《金陵十二钗》，并题写了一首绝句：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那石头上的故事说的是：

东南有座城市叫姑苏，城中的西北门阊门一带是世间少有的富贵风流之地。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里有个古庙，因为地方狭窄，人们都叫葫芦庙。庙旁住着一户人家，姓甄，名费，字士隐。他的妻子封氏，性情贤惠温和，深明礼义。家中虽然不是很富贵，但在当地也算是名望很高的家族了。因为甄士隐禀性淡





泊，不追求功名，每天只以养花种竹、饮酒吟诗为乐，倒是过得像神仙一样。只有一件不称心的事：如今已经年过半百了，却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乳名叫英莲，才三岁。

一个炎热的夏日，士隐在书房里闲坐着，有些困倦了，便趴在桌上稍作休息，不觉朦胧睡去。梦到一个地方，也不知道在哪里。忽然看见那边来了一个僧人和一个道人。只听道人问：“你带了这个蠢物，要去哪里？”那个僧人笑着回答：“现在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个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让这个蠢物去经历经历。”道人问：“不知道要让他落在什么地方？”僧人笑道：“这件事说来好笑，竟然是千古未闻的稀罕事。只因为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一株绛珠草，赤瑕宫神瑛侍者每天用甘露浇灌，这绛珠草长久地活了下来。由于禀受了天地精华，又得了雨露滋养，后来竟然脱去了草胎木质，变成了人形，修成个女人模样，终日游荡在离恨天外，饿了就吃蜜青果，渴了就饮灌愁海水。只因为尚未报答浇灌之恩，就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的情意。恰好近日神瑛侍者想要下凡，已经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警幻就对绛珠仙子说，趁这个机会了结浇灌之情。绛珠仙子说：‘他的恩惠来自甘露，可我并没有这种水。他既然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就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给他。’就因为这一件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道人问：“果然是千古奇闻。想想这一段人间还泪的故事，一定比历来的风月故事更加细腻动人了。”

甄士隐听了，忙上前施礼，笑着问道：“二位仙师，刚才所说的‘蠢物’，不知是什么东西，可不可以让我见识一下？”那位僧人取出来递给士隐。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刻着“通灵宝玉”四个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要细看时，僧人说已经到了幻境，便硬从他手中夺了过去，与道人穿过一个大石牌坊，只见上面书写着四个大字“太虚幻境”。两边又有一副对联：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士隐正要跟着过去，忽然听到一声霹雳，仿佛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声，定睛一看，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梦中的事已经忘了大半。又见奶妈正抱着英莲走来。士隐见女儿粉妆玉琢，乖巧可爱，便伸手抱在怀中，来到街前看热闹。正要进来时，只见从那边来了一个僧人、一个道人：僧人头上长癞，光着脚；道士腿脚有毛病，头发蓬乱。二人疯疯癫癫，说说笑笑地来到了门前，看见士隐抱着英莲，僧人便大哭起来，又对士隐说：“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的东西，抱在怀里干什么？”士隐听了这疯话，也不去理睬他。僧人又说：“给我吧，给我吧！”士隐不耐烦，就抱着女儿进去了。僧人指着他大笑，并念了四句诗：

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渐凋。

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

士隐听得很明白，心中犹豫，回头想问他们的来历。只听道人道：“你我不同行，就此分手，各干各的营生吧。无数年之后，我在北邙山等你，一齐去太虚幻境。”僧人说：“最妙，最妙！”说完，二人就走了，刹那间连个踪影都不见了。

士隐正痴痴地想着，忽然看见隔壁葫芦庙里寄居的一个穷书生走了出来，这个书生姓贾名化，字时飞，别号雨村。贾雨村原是胡州人氏，他家也曾是诗书仕宦的家族，但现已经家道衰败，父母又早亡，只剩下他一个人。因为进京求取功名，前年来到这里，由于钱花光了，便滞留在庙中安身，每天靠卖字作文为生，士隐常与他交



往。雨村见了士隐，士隐叫人送女儿进去，和雨村携手来到书房中。刚谈了几句话，忽然有客人来访，士隐忙起身告辞，然后到前厅去了。

士隐走后，贾雨村独自翻弄书籍解闷。忽然听见窗外有女子咳嗽声，他起身往窗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采花。女子生得眉目清秀，虽然没有十分的姿色，却也有动人之处，雨村不觉地看呆了。甄家丫鬟摘了花，猛然抬头见窗内有人，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眉如剑眼似星，鼻梁直颧骨高。心想：“他一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这张面孔透着富贵相，看来他并不是那种长久困顿之人。”这样一想，不免又回头看了两次。雨村见了，心中狂喜不已。

转眼到了中秋佳节，士隐踏着月色来到庙中邀请雨村。雨村自从那天见了甄家丫鬟曾回头看他两次，自认为与她是个知己，便时刻放在心上。今天又正逢中秋佳节，不免对月感怀，脱口吟出一首五言律诗。然后，又想到自己平生抱负尚未实现，于是对天长叹，又吟出一联：“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以盒中的美玉、匣里的头钗自比，自信玉定会卖个好价钱，钗也必将戴在美人头上。

恰好士隐走过来听见了，笑道：“雨村兄果真抱负不浅啊！”雨村忙笑道：“不过偶然吟诵前人诗句，怎敢狂妄？”说着，就同士隐来到书院中。二人边斟边饮，越谈兴致越浓。当时街坊上一些人家演奏乐器声、唱歌声隐约传来，二人面对当头一轮明月，酒喝得更加畅快热烈，连干了许多杯。这时，雨村已有了七八分酒意，禁不住又吟出了四句诗：

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栏。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士隐听了，大叫：“妙啊！从你所吟的诗句中，已经有了飞腾的预兆，我想用不了多久，你一定能直上云霄啊！可贺，可贺！”雨村叹息说：“只是进京的行囊路费还没有着落。”士隐不等他说完，便说道：“贾兄为什么不早说？”立即就命小童进去，拿来五十两白银和两套棉衣，送给雨村。雨村收了银子和衣服，道谢后，二人仍是饮酒谈笑。到了三更，两人才分手。

太阳升到三竿时，家人来告诉士隐说：“贾爷今日天亮时已经进京去了，留下话让和尚转达老爷，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首要，不等当面告辞了’。”

光阴飞快，很快又到了元宵佳节。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花灯，半夜时，霍启因为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等他小解完回来抱时，哪有英莲的踪影？急得霍启寻找了半夜，到天亮仍然不见踪影，霍启也不敢回来见主人，就逃往他乡去了。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未归，知道事情不妙，又派了几个人去寻找，回来都说连音讯都没有。夫妻二人半生只有这一个女儿，一旦丢失了，怎能不想，因此昼夜啼哭。不到一个月，士隐和封氏都得了重病，每天请医生治疗。

没成想三月十五这一天，葫芦庙忽然着火，接二连三地烧了起来，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可怜甄家在隔壁，早已经烧成一片瓦砾场了。还好，没有伤到他们夫妇的性命。士隐顿足长叹，只得与妻子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又赶上近年水旱不收，盗贼四起，官兵剿捕，难以安身。士隐只得将田庄折价卖了，带了妻子和两个丫鬟投靠到他岳丈家。

他岳丈名叫封肃，虽然务农，家中却很殷实。一见女婿狼狈而来，心中就有些不高兴。士隐是读书人，不懂那些理财耕种的事，勉强支持了一两年，日子越过越穷，



加上这几年来接二连三遭遇的倒霉事，士隐贫病交加，已显出不久于人世的样子来。

碰巧这天士隐拄了拐杖，挣扎着到街前散心时，忽然看见那边来了一个瘸脚道人，疯疯癫癫，嘴里念念有词，说：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士隐听了，就迎上前说：“你满口说些什么？我只听见些‘好了’、‘好了’。”那个道人笑道：“你如果真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要知道世上的所有事物，好就是了，了就是好。如果不了，就不好；如果要好，一定是了。我这歌儿名叫《好了歌》。”士隐本是有着前世带来的超于常人的智慧，心中早已经彻底觉悟了，于是就向道人说了一番自己对《好了歌》的理解，道人听后，连连夸赞他注解得好。士隐于是说了一声“走吧”，将道人肩上的褡裢抢过来背着，也不回家，同那个疯道人飘然而去。

士隐的妻子封氏听说后，哭得死去活来，托人到处去找，却毫无音信，封氏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靠着他的父母度日子了。

一天，甄家的丫鬟娇杏在门前买线，恰巧当地新任知府从门前路过。丫鬟躲在门里观看，不觉地发愣，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她回到房中，也没怎么放在心上。晚上，封家一家人正要歇息，忽然听到一阵打门声，许多人高声嚷着：“本府老爷派人来传人问话。”封肃听了，吓得目瞪口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祸事。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封肃陪着笑脸来见公差，问有什么事。那些差人嚷道：“快请甄老爷出来！”封肃向差人回话说：“小人的女婿姓甄，出家已经一两年了，我也不知他现在在哪里。”差人便将封肃带回了衙门。

大约二更时，封肃欢天喜地地回来了。家中众人一问才清楚了其中的原委。原来新任知府正是从前与甄士隐交情很好的贾雨村。今天从门前经过时，看见了娇杏，以为士隐住在这里。

第二天，雨村派人送来了一些银子和锦缎，还给甄家娘子带来一封密信，想要娶娇杏做他的二房夫人。封肃得知了，巴不得去奉承，就用一乘小轿把娇杏送了过去。贾雨村遂了心愿，心中也十分欢喜。原来娇杏正是当年回头看雨村的丫鬟。娇杏的命运倒是很好，先是生了个儿子，半年后又因为雨村的妻子生病去世，而成了正房夫人。

原来，雨村那一年进京城赶考，一帆风顺，中了进士，被分发到外省听候任用，后来升任了知府。虽然他有才学又有本事，但有贪酷的毛病，而且不把上司放在眼



里，那些官员都看不上他。不到一年，就被上司找了个机会，向皇上参了他一本，结果龙颜大怒，当即就批复革除了他的官职。文书一到，本府的官员都暗暗高兴。雨村心中虽然十分惭愧、恼火，但表面上没有一点怨恨的表情，仍然是笑呵呵的。交代完公事，将历年做官积攒下的财物和家属送回老家，安排妥当，然后自己到处游览天下名胜去了。

那天，雨村偶然游历到维扬这个地方，听说今年钦点的盐政是林如海。林如海姓林名海，字如海，姑苏人，是前科的探花，被钦点出任巡盐御史，到任刚刚一个多月。原来林如海的祖上曾经封过侯，只是到了他这辈，才是科举出身。他的家族既是贵族豪门，也是书香门第。只可惜林家人丁不旺，子孙有限，如海没有直系嫡亲。如海年纪已经四十了，只有一个三岁的儿子，偏偏在去年死了。虽然他有几房小妾，无奈没有儿子。只有正房妻子贾氏生了一个女儿，乳名叫黛玉，刚刚五岁。因为没有儿子，所以夫妻对黛玉爱如珍宝，况且又见她聪明清秀，就想让她读书识字，全当养了个儿子。

雨村当时偶感风寒，病在旅店中，将近一个月才好。一方面因为身子疲倦，另一方面因为盘缠不够，也正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暂时住下。幸好有两个老朋友也在这个地方居住，听说盐政想要为女儿聘请一位老师，雨村便在朋友的帮助下，谋到了这个职位。好在只一个女学生和两个伴读的丫鬟，这女学生年纪又小，身体又很弱，功课不限多少，所以十分省力。又过了一年，谁知女学生的母亲贾氏夫人得病身亡。女学生端汤捧药，守丧尽哀。雨村要辞职另做打算，林如海想让女儿继续读书，所以又将他留下。最近女学生哀伤过度，本来就体弱多病，这下旧病复发，所以一连好几天不上学。雨村闲着无聊，每当风和日丽，饭后就出来散步。

这天，雨村去村里的酒肆饮酒。刚迈入酒肆的门槛，只见座上喝酒的客人中有一人站起来大笑，迎了出来，嘴里说：“奇遇，奇遇。”雨村一看，这人是都城里的古董行中做生意的，叫冷子兴，以前在都城相熟。雨村最欣赏冷子兴，认为他是个有作为的人，子兴也欣赏雨村斯文的气度，所以二人说话投机。子兴一面说，一面让雨村同桌坐下，另上了些酒菜。

雨村问：“近日都城中有什么新闻没有？”子兴说：“没什么新闻，倒是老先生你的家族中，出了一件小小的怪事。”雨村笑道：“小弟家族中没人在都城，怎么谈得上这个？”子兴笑道：“你们同姓，难道不是同一宗族吗？”雨村问是谁家。子兴说：“荣国府贾府，这样说不玷辱先生的门楣吧？”雨村笑道：“原来是他家。如果论起来，荣国府一支，确实是同谱。但他家那样荣耀，我们不便去巴结，所以至今越来越疏远了。”子兴叹息说：“老先生别这样说。如今宁、荣两府，也都冷清了，比不了从前了。”雨村说：“当日宁荣两宅的人口极多，为什么会冷清了？”冷子兴说：“是呀，说来话长啊。”雨村说：“去年我到了金陵，因为想游览六朝遗迹，那天进了石头城，从他家老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然将大半条街都占了。大门前虽然冷冷清清的没有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后花园里的树木山石，气势不凡，哪里像个衰败之家？”冷子兴笑道：“亏你还是进士出身，竟然不懂！古人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赶不上早年那样兴盛了，但比平常官宦之家，当然还不同。如今从主子到仆人，上上下下，享受的多，谋划的少，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节省，如今外面的架子虽然没倒，内囊却越来越空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道这样的权贵家族，如今的子孙，竟



然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也说：“这样的家族，怎么有不善于教育的道理？别的不说，只说这宁、荣二宅，是最教子有方的。”

子兴叹息说：“说的正是这两门呢。当年宁国公与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宁公是长子，生了四个儿子。宁公死后，贾代化接替了官职，也养了两个儿子：长子叫贾敷，八九岁时就死了；只剩了次子贾敬世袭了官职，可如今却一味信奉道教，只爱烧丹炼汞，其他的事一概不放在心上。所幸早年留下了一个儿子，名叫贾珍，他父亲一心想做神仙，就把官让他做了。这位珍爷生了一个儿子，今年才十六岁，名叫贾蓉。珍爷哪里肯读书，只一味享乐，就是把宁国府翻了过来，也没有人敢来管他。再说荣府，方才所说的怪事，就出在这里。自从荣公死后，长子贾代善接替了官职，娶的也是金陵豪门史侯家的小姐，生了两个儿子：长子贾赦，次子贾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还在，长子贾赦接替了官职；次子贾政自幼酷爱读书，祖父最疼他。代善死后，皇上因为体恤先臣，除下令长子接替官职外，还额外赐了政老爹一个主事的官衔，令他入吏部学习，如今已经升任员外郎了。政老爹的夫人王氏，头胎生的公子，名叫贾珠，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就娶妻生子了，谁知道一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这就够奇特了；不成想后来又生了一位公子，说来更奇特，一落胎胞，嘴里便衔着一块五彩晶莹的玉，上面还有许多字迹，就取名叫宝玉。你说新奇怪异的事不是？”

雨村笑着说：“果然奇异。只怕这人来历不小。”子兴冷笑说：“所有人都这么说，因而他祖母爱得像珍宝一样。那年周岁时，政老爹要试他将来的志向，就把世上的各种东西摆了无数，让他去抓取。谁知道他伸手只抓那些脂粉钗环。政老爹大怒说：‘将来一定是个酒色之徒！’因此就大不喜欢他。唯独史老太君待他像命根子一样。说来又奇怪了，如今长到了七八岁，虽然异常淘气，但他聪明乖巧的地方，一百个人也比不上他一个。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他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得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你说好笑不好笑？”

雨村制止他说：“不是这样！可惜你们不知道人家的来历。我自从被革职以来，这两年遍游各省，也曾遇见两个异样的孩子。所以，刚才你一说宝玉，我就猜着了可能也是这一类的人物。不用往远说，只在金陵城内，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甄家，你知道吗？”子兴说：“有谁不知道！这甄府和贾府就是老亲，又是世交。两家来往极其亲热。在下和他家来往也不止一天两天了。”

雨村笑道：“去年我在金陵，也曾有人领我到甄府教书。谁知道他家那么显贵，却是个‘富而好礼’的人家，倒是个难得的书馆。但我教的这个学生，虽然是启蒙，却比教一个举人还要费劲。说起来更可笑，他说：‘必须有两个女儿陪着我读书，我才能认得字。’又常对小厮们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比阿弥陀佛、元始天尊这两个宝号更尊荣无比呢！你们这些浊嘴臭舌，千万不要糟蹋了这两个字，凡是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口才行。’他暴虐浮躁，顽劣憨痴。只有见了女孩儿们，才变得温厚和平，聪敏文雅。因此，他父亲也曾经下死手打了他几次，无奈他竟然不改。疼得挺不过去的时候，他就‘姐姐’‘妹妹’地乱叫起来。后来听到里面的女儿们拿他取笑：‘为什么打急了一直叫姐妹？难道不是求姐妹去说情讨饶？’他回答的最妙，他说：‘疼急了的时候，只要叫“姐姐”“妹妹”，就觉得不疼了。’你说可笑不可笑？祖母也是溺爱他，经常因为护着他而责骂老师和自己的儿子，因此



我也就辞了他家的书馆，出来了。现在在这巡盐御史林家教书了。只可惜他家的几个姐妹都是少有的。”

子兴说：“贾府现有的三个也不错。政老爹的长女名叫元春，如今因为贤孝才德，选入宫中做女史去了。二小姐是赦老爹的妾生的，名叫迎春。三小姐是政老爹的妾所生，名叫探春。四小姐是宁府珍爷的同胞妹妹，名叫惜春。因为史老夫人特别爱孙女，都住在祖母这边一起读书，听说个个都不错。”雨村说：“甄家的风俗更奇妙，女儿的名字，也都像男子一样，不像别人家另外用这些‘春’‘红’‘香’‘玉’等艳字。为什么贾府乐于这样俗套？”子兴回答说：“不是这样。只因为大小姐是正月初一生的，所以起名元春，剩下的才随了‘春’字。上一辈的，也是随从兄弟而来的。现有对证：现今你的贵东家林公的夫人，就是荣府中赦、政二公的胞妹，在家时名叫贾敏。不信，你回去细问问就知道了。”雨村笑道：“怪不得这女学生凡是读到书中‘敏’字，都念成‘密’字，写字遇着‘敏’字，又减一两笔，我心中就有些疑惑。难怪我这女学生言语举止与一般的女子不相同，原来她母亲是荣府的女儿，只可惜上月病故了。”子兴叹息说：“老姐妹四个，这一个是最小的，又没了。长一辈的姐妹，一个都没了。”雨村说：“正是这样。方才说到政公，已经有了一个衔玉而生的儿子，又有长子留下的一个孙子。赦公难道一个也没有吗？”子兴说：“赦公也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叫贾琏，今已二十来岁了，亲上作亲，娶的就是政老爹夫人王氏的内侄女，已经娶了两年了。这位琏爷捐了个官，也不肯读书，所以如今只在他叔政老爷家里住着，帮着料理些家务。谁知道自从娶了他夫人之后，上下没有一个人不称颂他夫人的，说模样十分标致，言谈爽快利落，心机又极深细，竟然连男人都赶不上她的。”

二人边说着人家的闲话，边饮酒，不觉天色将晚。于是二人起身，结算了酒钱。正要向外走时，又听到后面有人叫道：“雨村兄长，恭喜了！我特地来向你报个喜信的。”

第三回 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

雨村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当年一同被革职的同事张如圭。他本是当地人，革职后在家闲居，现在打听到京都批准了旧官员复职的消息，就四下里寻找门路。忽然遇见了雨村，张如圭忙将这个信息告诉雨村，雨村自然是高兴。冷子兴听了，便让雨村去求林如海，再到京都去求贾政。雨村领会了他的用意。

第二天，雨村与如海当面商量。如海说：“真是凑巧，因为夫人去世，京都岳母惦念小女没依靠，前几天已经派人来接了，因为小女的病还没完全好，所以还没走。我也正想着要报答先生。请放心，小弟已经预先为兄长筹划到了这一步，写了一封推荐信，托我内兄务必帮忙，所有花费，小弟在给内兄的信中已经说明白了，也不用你多虑。”雨村不停地道谢，如海说：“已经决定下月初二小女进京都，尊兄一同去，不是更好吗？”雨村心里十分高兴。如海打点礼物为他饯行，雨村都一一领受了。那



个女学生黛玉，身体才好，原本不忍心丢下父亲，无奈她外祖母传信让她一定要去，黛玉才洒泪拜别，随奶娘和荣府的几个老妇人登船离去。雨村另外乘一只船，带着两个小童，跟着黛玉前行。

到了京都，雨村拿着如海的名帖，送进荣府。贾政看了妹夫的书信后，就急忙请他进去相会。见雨村相貌魁伟，言语不俗，况且又是妹夫托付，因此优待雨村，尽力帮助。不到两个月，雨村就补了金陵应天府空缺，拜辞了贾政，上任去了。

黛玉那天离船登岸的时候，荣国府备的轿子和拉行李的车辆早已在那里等候了。林黛玉常听母亲说，外祖母家与别人家不同。所以她提醒自己，必须处处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上了轿，进入城中，从纱窗向外一看，街市无比繁华，自然与别处不同。走了半天的工夫，忽然看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并排坐着十来个衣冠华丽的人。正门却不打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上面一块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黛玉想：这一定是外祖家的长房了。

又往西走了不多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才是荣国府。却不进正门，只进了西边角门。轿夫抬进去，快要转弯时，就退出去了。另外换了三四个衣帽周全、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又抬起轿子。众婆子随着走到了一面垂花门前落下。众小厮退了出去，众婆子上来打起轿帘，扶黛玉下轿。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地中间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转过插屏，小小的三间厅，厅后就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都雕梁画栋，两边是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鸟雀。台矶上坐着几个丫头，一见她们来了，连忙都笑着迎上来，说：

“刚才老太太还念叨呢，可巧就来了。”于是三四个人争着打起帘子，一面听见有人回话说：“林姑娘到了。”

黛玉才进入房中，只见两个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便知道是她的外祖母。正想拜见时，早被她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大哭起来。当时地下侍立的人，没有不掩面哭泣的，黛玉也哭个不停。众人慢慢劝住了，黛玉才拜见了外祖母。这就是冷子兴所说的史太君，贾赦、贾政的母亲。贾母一一指给黛玉：“这是你大舅母，这是你二舅母，这是你珠大哥的媳妇珠大嫂子。”黛玉一一拜见了。贾母又说：“请姑娘们来。今天远客刚到，可以不必上学去了。”众人答应了一声，就都出去了。

不一会儿，只见三个奶妈和五六个丫鬟簇拥着三个姐妹来了。第一个肌肤微微丰满，适中身材，温柔沉默，看起来十分可亲。第二个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眉眼顾盼生辉，一看就不同凡响。第三个身材不高，一脸稚气。三人都是一样的衣着妆饰。黛玉忙起身迎上来行礼。大家坐下后，丫鬟们递上茶。大家不过说了些黛玉的母亲怎么得病，怎样治病服药，怎么送死发丧的事。贾母不免又伤感起来，说：“我这些儿女中，我最疼的就是你母亲，竟然先丢下我走了，连一面也不能见。现在见了你，我怎能不伤心！”说着，拉着黛玉的手又哭了起来。众人都连忙劝慰。

众人见黛玉年纪虽然小，可是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貌虽然弱不禁风，却有一种风流态度，知道她一定患有某种疾病，就问：“常服什么药？为什么不治好了？”黛玉说：“人参养荣丸。”

话音没落，只听后院中有人笑着大声说：“我来晚了，没赶上迎接远客！”黛玉心里纳闷：“这些人个个都轻声细气，来人是谁，这样放肆无礼？”心里想着，只见一群媳妇丫鬟簇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



好似神妃仙子。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材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起笑先闻。黛玉连忙起身迎接。贾母笑道：“你不认得她，她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方俗称‘辣子’，你只叫她‘凤辣子’就行了。”黛玉正不知道怎么称呼，众姐妹都忙着告诉她说：“这是琏嫂子。”黛玉虽然不认识，也曾听母亲说过，大舅贾赦的儿子贾琏，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的内侄女，从小假充男儿教养的，学名王熙凤。黛玉忙赔笑行礼，叫她“嫂子”。熙凤拉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地打量了一番，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到了！况且这全身上下的气派，竟然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亲孙女儿，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上一会儿都不忘。只可怜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偏就去世了！”说着，就用手帕擦眼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道刚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别提这些了。”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说：“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扑在她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然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又忙拉起黛玉的手，问：“妹妹几岁了？上过学吗？现在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吃什么，玩什么，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子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一面又问婆子们：“林姑娘的行李东西搬进来了吗？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紧打扫两间下房，让她们去歇歇。”

正说话时，已经摆上了茶果。熙凤亲自端茶捧果。当茶果撤下时，贾母叫两个老嬷嬷带着黛玉去见两个娘舅。

黛玉进了荣府，老嬷嬷引领黛玉进了东房门。让黛玉到炕上坐，黛玉只在东边椅子上坐下了。本房中的丫鬟忙捧上茶。黛玉一面饮茶，一面打量这些丫鬟们。衣裙妆饰，举止行动，果然与别人家的不一样。

茶还没喝完，只见一个穿红绫袄青缎掐牙背心的丫鬟走过来笑着说：“太太说，请林姑娘到那边去坐。”老嬷嬷听了，于是又领黛玉出来，到了东廊三间小正房内。王夫人见黛玉来了，再三拉她上炕，她才挨着王夫人坐下了。王夫人说：“你舅舅今天斋戒去了，改天再见吧。只是有一句话嘱咐你：你三个姐妹都非常好，以后一块念书认字学针线，或是偶尔玩玩，都有谦让的。但我最新不放心的事是：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今天到庙里还愿去了，还没回来，晚间你看见就知道了。以后不要理睬他，你这些姐妹都不敢招惹他的。”

黛玉也常听母亲说，二舅母生的这个表兄，是嘴刁着玉出生的，异常顽劣，非常厌恶读书，最喜欢和女孩儿厮混，外祖母又极溺爱，没人敢管。见王夫人这样说，就知道说的是这位表兄了，因而赔笑说：“舅母说的，是不是衔玉所生的这位哥哥？在家时也听母亲常说起，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小名叫宝玉，在姐妹中人缘极好。我来了，自然只和姐妹们相处，兄弟们自然是住在另外院子的，哪有去招惹他的道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缘故：他与别人不同，从小因为老太太疼爱，原来是和姐妹们一同娇养惯了的。要是姐妹们有几天不理他，他倒还安静些。要是这一天姐妹们和他多说一句话，他心里一乐，就会闹出许多事来。所以嘱咐你别理睬他。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无日，一时又疯疯傻傻，别信他就是了。”黛玉一一答应着。

一个丫鬟来回话说：“老太太那里叫去吃晚饭了。”王夫人忙拉着黛玉往贾母的后院去了。进入后房门，有许多人在这儿伺候，见王夫人来了，才安设桌椅。贾珠的妻子李纨端饭，熙凤摆筷子，王夫人进羹。贾母在正面榻上独自坐着，两边有四张空椅子，熙凤忙拉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子上坐，黛玉不住地推让。贾母笑道：“你舅



母、嫂子们不在此吃饭。你是客，应当这样坐的。”黛玉这才坐下了。贾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姐妹三个才上来。迎春坐右手第一个位子，探春在左边第二，惜春在右边第二。旁边丫鬟手执拂尘、漱盂、巾帕。李纨、凤姐二人站在桌旁布菜。外间伺候的媳妇、丫鬟虽然多，却连一声咳嗽都听不见。饭后，各有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当年林如海教导女儿养身，说饭后务必等到饭粒咽尽，过一会儿再喝茶，才不伤脾胃。如今黛玉见这里的许多事情和家里不一样，不得不一一改过来，因而就接了茶。早有人又捧过来漱盂，黛玉也照样漱了口，洗了手。后来又捧上茶来，这才是喝的茶。贾母说：“你们去吧，让我们说说话儿。”王夫人忙站起身，领着凤姐、李纨二人走了。贾母问黛玉念什么书。黛玉回答说：“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姐妹们读什么书。贾母说：“读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就是了！”

话没说完，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丫鬟进来说：“宝玉来了！”黛玉心想：“这个宝玉，不知道是怎样一个人物？如果真是懵懂顽童，倒不如不见。”正想着，已经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面若中秋月，色如春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脖子上挂着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黛玉一见，大吃一惊，心想：“好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一样，好眼熟啊！”

宝玉向贾母请了安，贾母就命令他说：“去见你娘去。”宝玉转身去了。一会儿回来了，再一看，已经换了装束：头上周围一圈儿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用红丝线扎着，都攒到头顶中，与胎发编成一根大辫，像漆一样黑亮，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子，用金八宝坠角。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更显得面如敷粉，唇若涂脂，转盼多情，说话像在笑一样。

贾母笑道：“还不快去见你妹妹！”宝玉早已经看见多了一个姐妹，就料定是林姑妈的女儿，忙过来作揖。相见完毕坐下后，细看黛玉的容貌，果真与众不同：两弯笼烟眉似皱非皱，一双含情眼似喜非喜。两靥生出愁态，身子娇弱带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时像弱柳扶风。

宝玉看了，笑着说：“这个妹妹我曾经见过的。”贾母笑道：“又在胡说，你又什么时候见过她？”宝玉笑道：“虽然未曾见过她，然而我看着面熟，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天只当是久别重逢，也没什么不可以的。”贾母笑道：“好！好！要是这样，就更加和睦了。”宝玉走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了一番，问：“妹妹读过书么？”黛玉说：“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稍微认得几个字。”宝玉又问：“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黛玉说了名。宝玉又问她的字。黛玉说：“没有字。”宝玉笑道：“我送妹妹一个妙字，叫‘颀颀’就非常好。”探春问这两个字的出处。宝玉说：“《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以做画眉的墨。’况且这林妹妹眉尖总像皱着，用这两个字，不正合适吗！”探春笑道：“只恐怕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了，怎么偏偏只有我是杜撰？”又问黛玉：

“你有没有玉？”众人不明白他的意思，黛玉就猜测是不是因为他有玉，所以问我有没有，于是回答说：“我没有那个。那玉是一件稀罕物，怎么能人人都有！”宝玉听了，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块玉，就狠命地摔，骂道：“什么稀罕物，连人的高低都不分，还说什么‘通灵’不‘通灵’呢！我不要这玩意儿了！”吓的众人都去地上拾玉。

贾母急得搂了宝玉说：“孽障！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